

七日談
澳門篇

廣東省作協最近公布「粵港澳大灣區港澳作家作品出版扶持計劃」項目公開徵集入選名單，總共六部作品港澳各佔三部，九十四歲澳門作家李烈聲的散文集《灣區雜憶》在其中。

李烈聲，我們尊稱「烈老」，李太May姐則稱他「李仔」。

作品入選消息公布，我在澳門作者微信群裏且讚且嘆：「『九十後』的烈老是榜樣的力量，我們沒有不努力的理由了。」

今年，是烈老的豐收年。澳門檔案館在三月舉辦了口述歷史《時代回聲——李烈聲訪談錄》新書發布會。

烈老風雲跌宕的人生記錄，比很多小說、影視劇好看。

烈老祖居新會，他本人在千里達（特立尼達和多巴哥共和國）出生，幼時返回新會，再到澳門讀書，上過私塾，參加過游擊隊，後投身報業，上世紀四十年代末曾任廣州《越華報》主筆、澳門《精華報》副刊編輯、《華僑報》專欄作者，既在南京採訪過民國政府總統競選，也在福隆新街短暫為阿姑伴奏，又在沙梨頭幫頂檔口代人寫信……走南闖北，見過海明威、孟小冬，在香港與南來文人交往，支持古巴革命，與切·格瓦拉結下友情。六十年代末移民加拿大，任多倫多中文報章總編輯，後棄文從商，經營超市及屠宰場生意四十年，退休後持續在港澳等地發表文學作品，著有《冷月無聲》《回首風塵》《聽雁樓詩集》《白銀》等。

通常人老了，就會不由自主地碎碎念，墜入往事的時空機裏難以自拔。

烈老不這樣。更不避世，喜歡參加各種聚

會。這幾年住香港，但澳門有活動，他不僅日日往返港澳也來支持。高朋滿座的聚會上，他大多時間沉默，從不多言，讓我想起金宇澄在《繁花》中用的最多的一個詞：「不響」。也是，他自己就是一部傳奇，有什麼沒見過？有什麼值得他喋喋不休？

而他跟我說過最多的一句話就是，欣欣，你訂地方吃飯，我來埋單。

烈老會吃，跟着他吃不會錯。而他筆下的美食文字更是一絕：

「黃昏時刻，澳門的尋常巷陌，漁民擔着一個個竹籠，沿街喚賣：『好靚膏蟹、肉蟹、黃油奄仔，新鮮花蟹水蟹……』家庭主婦聞聽市聲，紛紛出來買蟹，煮一大鑊水蟹粥，加上薑絲陳皮作為宵夜。水蟹粥是澳門美食之一，吃過水蟹粥，秋夜睡得格外甜美。」

「在澳門，鱸魚也是名魚之一，長得十分肥美。廣東人喜食『菊花鱸魚羹』，精於飲食的家庭主婦，把魚肉拆了出來為羹，魚骨煎熬為粥底，鮮美無倫。粥上撒上素淨的白菊，與鱸魚絲合起來，真是絕配。」（《魚肥菊美鏡湖秋》）

《時代回聲——李烈聲訪談錄》的風格，即烈老的日常風格，克制，點到即止。「活久見」的人生，信手拈來，都是故事。

《越華報》是當年廣州最有名、銷量最大的報紙。李烈聲去應聘助理編輯，應聘考試聽來有意思：一小時內寫一百個成語；另外一小時內默寫五十首古詩。結果李烈聲默寫了四十五首，超過其他應考者，進入《越華報》協助主筆，寫短評文章乃至社論。

長期從事報業的經驗，不但眼界開闊，建

立人脈，還練就了職業敏銳度和快筆頭。在澳門《精華報》工作前，李烈聲投稿給香港《天文台報》，每兩周從澳門乘船往香港領稿費，一次可領五六百元，來回船票大概花去十多元。他說好處是可以和朋友見面。那正是南來作家的時期，所以李烈聲結識了來自上海的南宮搏、上官牧、馮鳳三、曹聚仁、徐訐，還有南海十三郎也是這期間認識的。

看到書裏提到來自上海的中醫陳存仁，我跟烈老說剛巧讀過陳的著作《銀元時代的生活》，是一個時期龍蛇混雜的大上海真實縮影。烈老說，陳那時在香港彌敦道行醫，也在《天文台報》寫稿，領稿費時烈老和陳一同飲茶。陳存仁後來去了美國，死於心臟病。烈感慨，一代名醫，能醫人而不能自醫。

烈老喜歡吃雞。到加拿大初期，烈老在印刷廠做印刷工人，有一天下班晚了，去買雞，雞舖老闆趕着收檔，就對烈老說：「你喜歡吃雞，你可以自己賣雞，我把這間舖子賣給

你。」烈老當即說：「好！你開價，我買。」就這樣，烈老開始在加拿大經營雞舖。他想，與其把錢放在銀行，還要納稅，不如用來投資。

過往加拿大的宰雞條例，不准保留雞頭、雞腳和雞屁股部位，否則會被衛生部門監控。烈老經營雞舖後，說中國人割雞要保留這些部位，反控歧視中國人，於是官司打上了法庭。烈老以中國文化需要保留整雞，加拿大憲法寫明需要尊重每一種文化為由，最後法官說基於不同文化，加拿大割雞不保留某些部位的條例可以停止執行了。

烈老贏了一場官司，開了北美洲割雞保留全雞的先河。

和切·格瓦拉的交往，在口述書裏只佔一頁內容，是兩人相見相識的經過，點到即止。

新書發布會上，烈老開腔提及切·格瓦拉，大意是說，切·格瓦拉已是名人，他不想讓人誤會他在蹭名人熱度。其次，切·格瓦拉

是很多人心目中的英雄，也有男人的缺點，有些事屬於他和他兩人之間的秘密。他很珍惜這段友情，仍清晰記得昔日分道揚鑣時他們二人相擁而泣。

近閱港報，讀到一篇香港的研究者去古巴拜會切·格瓦拉的遺孀文章，文中提及烈老。烈老只說了句：「言之可傷，我不想重提。」



◀澳門官也街。

食得棧

食得棧，是一家小飯館，當年就在我家樓下，順理成章地成為我的飯堂。

顧名思義，食得是福，能吃且吃得已足福滿人間。棧字古雅，使人聯想龍門客棧，表示這地方供人飲膳歇腳。再者，廣東話有所謂「棧鬼」，意即得意、有趣、好玩，三字拼在一起，意思豐富，十分鬼馬，深得廣府語神髓，讓人一見就會心微笑。果然，這小小飯館不負寶號諧趣之名，四方來客安坐其中，既大快朵頤，又放鬆自在，甚而大發豪情暢飲啤酒，的確「棧鬼」。

那時我住在西灣河內街單幢樓，樓上住宅，樓下店舖，根柢相連，卻各有門戶，互不相涉。我隨地產經紀在白天看樓，知道那食肆晚上才營業，但見玻璃門內四正細小，裝潢簡樸，塑膠椅轉架木枱上，摺拾數張用鐵鏈拴門外。廚房深藏舖後，休息狀態下一片閒散，直至入伙後才親睹熱鬧光景。食店臨近地鐵站，旺中帶靜，華燈初上，即搬椅擺檯，並布碗筷備茶水，愈夜愈忙，假日例必旺場，裏頭座位太少，客滿即開疆闢土。門外剛好有半弧空地，來自兩幢年代不同樓宇的接合，只要越門拉開，餐飲的疆域立刻向外延伸，正好容得下桌子三四，於是美食佳餚流動，白天寂然的角落在入暮即熱鬧起來。戶外餐飲突破店面狹小的局促，露天飯局可親夜色，那格調不像巴黎茶座那麼優雅，但是同樣借取路旁空間，化為城市風景，活潑且充滿生機。晚飯宵夜客似雲來，人間煙火街角瀟灑，不止奉上出爐美食，還送上山邊清風。小菜熱騰騰，人聲暖烘烘，酒食醉人，晚飯歡愉，那一隅金燦燦的，常常到夜深才打烊。香港的大牌檔日漸式微，這兒卻重現了幾分大牌檔風情，魅力由此而生。

飯館的魅力除了環境、食物、價錢外，還有人這個重要因素。這可愛的聚緣之所善用了無用之用，經營理念來自誰人？有這樣的人物才有這樣的店舖。老闆有其台型，紋了粗眉，圓眼有神，身形豐碩，短髮利落，英氣硬朗，叨着一支煙的神態使她更添江湖氣。她是有氣場的，幹練而不囂張，爽快而不厲害，不過，從廚房到樓面，從上菜到收拾，哪個步驟不是憑藉人手，再本事還需他人扶持，居功至偉者是她弟弟。這位傳菜遞茶什麼都落力的弟弟，跟姐姐形象完全不同，他一臉憨氣，無時無刻不散發親和力，喜氣的氛圍建基於友善的款待，顧客一見他就覺得親切，一席飯坐得隨意吃得高興。

我很快就成為捧場客，總是比人家早一點，員工五點吃飯，我在六點電話落單外賣，廚房馬上開鍋，起鍋即按樓下call機通知，我下樓把菜遠牛肉、滑蛋蝦仁、魚香茄子……拎回家去。那麼近便，如此招呼，有點不可思議。我在飲食方面很狹窄，點來點去不外如是，有次她弟弟推薦羊腩煲，說是拿手好菜，豈知我吃了一口就吐，羊肉膻騷不能忍受，唯有致電訴說，他毫不猶豫就說退回來吧，又立刻給我另煮一味。一件小事，流露出的人情味比美食更暖胃腸。

有回下午在電車路巧遇老闆，附近有麵家，便吃麵去。難得有這樣聚頭的機會，她不提生意艱難，卻跟我談及婚姻和戀愛，這個女性之間永恆的話題。廚房的蒸炊煎炸，人生的甜酸苦辣，把她磨練到不存幻想。境界不惑，她充滿幽默感地用店名來點出人生哲理——食得「棧鬼」吧。

世事無常，千禧年後生意不如從前，店舖便頂手了，食得棧從此消失。他們的社交魅力，新舖完全欠缺，所以沒興趣幫襯，沒多久我也搬了。之後沒有再跟姐弟相遇，七八年相交之情像廚房的香氣，散逸在深沉的夜色裏。



繽紛華夏
杜明燕

曾經做過一道心理測試題，問你會選擇大海、沙漠、森林、草原中的哪個場景一個人生活時，我幾乎沒有絲毫猶豫，脫口而出的是「草原」。雖早已不記得答案中的隱喻，但這個選擇，卻像一粒種子，深深埋進我心底，直白地宣告着草原就是我心中一直想追尋的「詩與遠方」。

當我真正踏上夢寐的呼倫貝爾大草原，雙腳陷入柔軟的草甸時，那種震撼幾乎讓我屏住了呼吸。眼前的坦蕩與遼闊，將我從城市的桎梏中徹底解放。我貪婪地經歷着所有文學作品中描述的場景：成群結隊的牛馬羊悠閒地啃食着青草，彷彿在書寫草原的生命韻律；熱氣騰騰的奶茶捧在手心，醇厚的奶香混着淡淡的鹹味，暖到心窩裏；隨風飄香的手把肉，一口咬下去，鮮嫩的肉汁在舌尖迸發；高亢嘹亮的長調牧歌，從蒙古姑娘的喉間傾瀉而出，穿透雲霄；住進炊煙裊裊的蒙古包，夜晚枕着星光入眠。最難忘的是同颯爽英姿的套馬漢子和熱情開朗的蒙古姑娘一起圍着篝火唱歌跳舞，腳下的蒙古葵歡快地奔跑穿梭，帶起陣陣草香。此時，藍天白雲碧草彷彿融為一體，我的心靈也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滌蕩。那一刻，我徹底拋開了所有束縛，如同草原上的馬兒一樣信馬由韁，漫無目的地在草原上馳騁，因為我知道，目光所及之處，皆是最美的風景。

「草原的盡頭是大海」，當一片漫無邊際的湖突然出現在眼前，給人一種「高峽出平

草原上邂逅「生死樹」

湖」的奇妙既視感，我親眼見到那片被稱為「大海一樣的」湖泊時，才真正明白了這句話的含義。一面是陡峭的懸崖石壁，彷彿守護着這片水域的勇士；一面是柔軟細膩的沙灘，像溫柔的懷抱。湖水拍打着岸邊的粉紅色瑪瑙石，時而輕柔，如慈母的手掌帶着濃濃的愛意輕輕撫摸；時而洶湧，又如英勇的戰士衝鋒陷陣，激起驚濤駭浪，甚至裹挾着碩大的魚兒甩給岸邊渺小的人類。這裏就是傳說中成吉思汗秣馬厲兵的控馬樁，也是永樂帝朱棣「五入漠北」時，指點江山的「玄冥池」。如今，歷史的硝煙早已散盡，唯有呼倫湖依然靜靜地守護着這片大草原。我站在湖邊，聽着浪濤聲，彷彿能聽見歷史的低語，那些金戈鐵馬的歲月，都化作了眼前這一汪寧靜的湖水。

沿着克魯倫河岸邊繼續前行，我被草原上「九轉十八彎」的河流深深吸引。這些河流在草原上蜿蜒流淌，如同大地的血脈，滋養着水草豐美的草原。地質學上，這被稱為蛇曲地貌。

剛聽到「阿敦礎魯」這個名字的時候，一股奇妙的感覺湧上心頭，彷彿有一種跨越空間的穿梭感。因為在橫跨四千里外也有一個「阿敦魯魯」，兩個地方發音相似、地貌相似，且同為「馬群一樣的石頭」的意思，一個在中國地圖的雞冠子，一個在雞尾巴上，真的是首尾呼應。當我真正來到這裏，瞬間被震撼得說不出話。眼前密密麻麻的石蛋、石柱從草原上凸出，彼此相嵌，形態各異，有的像「萬馬奔騰」，氣勢磅礴；有的像「群馬嘶鳴」，栩栩如生；還有的像「神龜望天」，憨態可掬。有的石頭上不僅有簡單線條的岩畫，

還有一些不認識的字，應該是契丹大小字。這種發育於高緯度草原地區的古湖蝕花崗岩「石蛋」特殊地貌在內蒙古區域構造演化中還是比較罕見的，而我竟如此幸運地親眼見到。

在這些奇特的岩石中，有被當地牧民稱之為「阿貴」的洞穴，是因冰蝕作用形成的。最大的洞穴有三個入口，其中兩個洞口狹窄難以攀爬，僅南向入口可通行。我小心翼翼地鑽進洞內，一股涼意撲面而來，洞內空間寬敞，夏季非常涼爽。傳說這是力大無窮的蒙古族搏克英雄依稀根布赫為母親搭建的避暑洞穴，並挖出了可飲用的泉眼。當我走到泉水邊，兩棵神奇的榆樹瞬間抓住了我的目光。這兩棵樹的大小形狀差不多，一棵枝繁葉茂，翠綠的葉子在微風中輕輕搖曳，生機勃勃；另一棵樹皮乾裂，枝幹光禿，卻依然頑強地挺立着。一生一死，遙遙相望又生死相依，就像詩歌中描述的那樣「根，緊握在地下；葉，相觸在雲裏；每一陣風過，我們都互相致意」，草原下面是堅硬的黑鈣土，樹木很難扎根，想必在漫長的時光裏，它們同擔了「寒潮風雷霹靂」，也共享了「霧靄流嵐虹霓」。我靜靜地站在樹下，彷彿能感受到它們之間超越生死的羈絆。這一刻，我忽然明白，草原的魅力不僅僅在於它的壯美景色，更在於它承載的每一個故事，每一份情感，以及那些在歲月中默默堅守的生命奇跡。離開草原時，我的心中滿是不捨，但我知道，這片土地上的一切，包括那對生死相依的樹，都將永遠留在我的記憶深處，成為我生命中最珍貴的寶藏，在未來的日子裏，每當我想起，心中便會湧起無限溫暖與力量。

柏林最高的「山」

作中，堆砌廢墟瓦礫的場所。可以想像二戰結束後，柏林城區幾乎被炸為平地，開啟重建工程的首要任務便是清理廢墟。重建工程推進行到一半，很快世界進入到冷戰。這個時候的西德和美國需要監聽蘇聯和東德，正好尋得柏林西邊這塊有地理優勢的高地來建立監聽站。魔鬼山僅有一百二十米的海拔為這裏安裝的雷達罩和天線塔提供了獨一無二的優勢。直到德國統一以後，監聽站才於一九九二年徹底廢棄。

經歷了這樣的歷史，魔鬼山有了它的故事性，遊客喜愛來打卡，攝影師藝術家喜歡來拍照畫畫，歷史迷探險迷前來聽故事，甚至很多導演還來拍電影。



◀魔鬼山遠眺柏林全景。 作者供圖



柏林漫言
余逾

我來自山城，在柏林真是思「山」心切。因為柏林有大片大片的湖，卻幾乎沒有山。唯一可以勉強叫得上「山」的，便是這個「魔鬼山」。我特意去查了一下，它的海拔只有一百二十米。所以在我看來，這只能算是個小山丘。

然而，這並不影響柏林人對魔鬼山的熱愛。柏林人日常周末來這裏徒步、野餐、放風箏，或是遊客來此地眺望柏林全景、藝術家尋找創作靈感，有特殊天文景象的時候還有人們特意來這裏等待流星雨、看極光。魔鬼山，可能是柏林一提到「登高」便第一時間就會想到的地方。

第一次去魔鬼山時，同行的德國好友見我寫了一臉悶悶——「這也能叫做山？」她便饒有興趣地給我講起這座「山」背後的歷史故事。是的，柏林這座城市，一草一木都是有歷史的，何況是座山。

這座魔鬼山其實是一座人造山丘，卻並不是刻意而為。它是二戰後重建工